

80

怀念小龙女

8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

夏烈◎主编

心同 们走向内心同时走向世界 —— 中国文学的崭新开始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夏烈◎主编

8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

怀念小龙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小龙女——8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 / 笛安等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39-3227-5

I. ①怀… II. ①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3182号

责任编辑 柳明晔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 后声文化
责任出版 朱毅平

怀念小龙女

——8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
笛安 等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93千字
印张 11.75
插页 3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27-5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迷茫和谦谨同在

——序言赘语

夏烈

有那么两年，我读当代小说感到厌倦。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专业读者了，不可能过于任性地读——比如完全一目十行，随便议论几句把那小说一言以“毙”之；尤其是跟小说家认识的，人家巴巴地把小说寄给你，你心里就老落着一阴影，觉得不评论不好，评论了不说些好话更不好。——我初入“圈”时，满怀期望，觉得成一文学评论家挺痛快的，把爱读小说的闲情和爱议论的那点小思想、小才华算是水乳交融了。可真入了“圈”，那点原始的阅读乐趣、完全自由的阅读选择权被渐次剥夺，何况——至少有两个何况——其一是当代小说在我关注的2000年以后感觉越来越没大意思，在依旧庞大的总量中，雷同的经验、干涸的生活与情感、萎缩的题材且还跟风的处理方式，以及退步的小说语言和技术，比比皆是，让我感觉所谓文坛的衰落；其二，则是文学评论家的工作方式很可疑，庸碌，似也不合时宜。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说：我们今天怎样做评论家？意思是传统的作家作品论既然沦为好话论又没有什么受众愿意读，那我们得挽救这个行当，得回到原点弄明白评论家还可以怎样介入大众文化生活，还可以怎样恢复文学的活力和尊严。

也许，作为一个专业读者，我的阅读观感也自有偏好。不过，我得说的事实是，最终延缓和挽救我阅读的不是那些名家的宏大叙事和得奖的扛鼎之作，而是另两类——延续我阅读兴趣的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她们的中短篇小说，比如迟子建、铁凝、王安忆、叶弥、金仁顺、盛可以、潘向黎、鲁敏、笛安、张悦然、张惠雯……救治我阅读的倒是被精英们鄙夷的大众类型小说，这几乎成了我如今个体研究上的一个标识，因为文学圈的评论家少有我这样抬举类

型小说的，实诚地为之干这干那，不知量力——其实诸位不知，自读了类型小说，我找回了属于文学本质之一的快感叙事和讲故事的原始技艺，医治了我的阅读厌食症，再回头看纯文学，更知它们各自的优劣。

中国读者，是一拨从西方小说意义上言不那么成熟的读者。不要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传统已然嫁接了西来意，于是中国小说进入了与西方同步的轨道，读者们就都跟得上。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化叙述和人生哲学仍然植根于我们的基因，这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通俗小说、网络小说、类型小说以及种种流行文化一直跳开精英的主流而自在民间的浩浩活力。而西方小说有其自然的递进，从晚近的小说创作和阅读史来说，没有19世纪写实主义的发达，不会有20世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另辟蹊径；而中国读者大抵处于浓缩、混杂的不自然的“吞咽”时期，文学的阅读经验如何圆通，所抱的文学观乃至世界观、价值观如何不褊狭片面，都是问题。此外，中国奇异的历史进程正在呈现西方19世纪的某些社会景观，资本社会中阶层的分化和强烈的矛盾，物质基础所影响到的意识暨人际关系——特别是两性关系，情感上的苦痛和身体上的痛苦等等，都亟待我们重新记录。换言之，我们连属于中国的《悲惨世界》《人间喜剧》《红与黑》《复活》《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类都还没有完成，我们是否已有资格像今天的一个北欧作家那样说：生活平淡无奇，我已无事可写？

所以，我的一个观点是：我们时代的创作其实是把文学的“大时代”做成了“小时代”。对于历史的清理事关人性的清理，同样，对于现实的深入亦事关当下灵魂的真相。我们总抱怨今天文学进入历史的禁锢太多——外力的禁锢也就罢了，内心的禁锢却可能是我们缺乏勇气、智慧和良知的表现；同样，进入现实我们亦甚是乏力——知名作家们的生活已安逸在不富不贵、不贫不贱的窄层，上不去，下不来，无法知解和概括时代极点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场景，安逸，太安逸了！职业化的写作暗自困昧于精神的“无物之阵”，慢慢失去了文学精神与身体受难的关系，与灵魂不安的关系，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在“大叙事”上远未达标。

相反的，由女作家们领唱的“小叙事”“私叙事”却像过去女性做的针线

活，一丝一毫拼缀出了时代生活的比较全面的图景。

插一句的是，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震惊世界的中国“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了，除了哀悼生命已逝的情怀，我在微博上更多地看到了那些痛心疾首的“人祸”，感觉到人生的惨淡。28日，我看到女作家、《中篇小说选刊》主编北北（林那北）的一条微博：“刚刚发掉第五期的稿。这些日子在那么多悲伤与纷扰的缝隙里，艰涩地捧起众小说，看了，又看了，再看了。一次次感叹在坚硬繁杂的现实反衬下，小说们被写得多么无力与苍白。”接着，另一位女作家黄咏梅评论道：“是啊，数次想拿起笔写点什么，但是，能写什么呢。”——我觉得这些从来无意于“意见领袖”的女作家的自然流露，远远胜过无数男作家的沉默失语。而事实上，她们的创作并不多么苍白，我正是通过她们的小说更多地看到了对时代的另一种负责任，看到了她们在时代生活中的痛惜、柔软、同情、理解力。她们的细心、敏感、沉静、张弛让人物变得更人性、更真实可感。或者可以这样说，其实通过这些50后、60后、70后、80后的女作家，中国已经在另一个维度上拥有了自己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桑和伍尔芙，很多女作家所关注和成功书写的伦理、情感，已经塑造出了我们时代的《简·爱》《包法利夫人》《呼啸山庄》《到灯塔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不要认为我在说这些老土的人物和名著是一种贬低，我珍视这些小说家和小说所达到的精神价值和文学高度。此外，对于80后女作家言，她们的作品同欧美日本的作品几乎并驾齐驱，当我看过青山七惠、金原瞳、绵矢莉莎等等别国80后的作品后我这样确信。略感遗憾的是，我们的女作家似乎对这种从“小叙事”、“私叙事”出发的路径抱有怀疑和犹豫，因此显得不够专注和独特；同样，由于时代阅读的风尚，很多好小说被大众读者弃置了、冷漠了，这只能说是时代的吊诡。

由此，我觉得另一个观点也值得一说，那就是我一直认为文学是一种女性气质的人类精神活动。我的意思是，与政治、哲学、经济、历史、科技、管理等相比，文学恰是与它们全不相同，只在乎呈现而不在于解释说明的人类精神活动。这就像女性在这个世界的功能和角色扮演，她并不强出头给一件事

以明确的解决方案，她不擅长也不争夺，反之，她是含混的、暧昧的、慈悲的，尽可能地映射着身内身外，充满创造力地表现身体、灵魂、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不久前，我意外地参加了一个《红楼梦》的会议，听到红学家蔡义江老先生在那里说：《红楼梦》是一面镜子，照见世人；她不是灯塔，灯塔是《共产党宣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觉得很有趣，这跟我说的文学是女性气质的人类精神活动的意思近似。

所以我非常在乎由“文学—女性”结构所象征的人类精神特征即其情怀。这种特征和情怀是男人值得思考和学习的，尤其是从事文学的，若不知解便不能尽文学之细致婉曲。也因此，文艺总追求内在的“雌雄同体”式的和鸣，中西歌舞戏曲都有这个传统，文学上也有男性写闺阁、闺怨的常例。而当文化赋予女性同等的书写的权利，我们则更有必要通过倾听女性的声音学会世上另一个频率的美妙和美德。学会文学式的精神态度，学会女性式的精神表达，世界就不会简单地被不知敬畏、一味求进步成功的思维单向度地牵引。

关于眼前这两个姊妹篇的选本——《袈裟扣——7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怀念小龙女——8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我想说的是，我搜选的范围主要是：一、近三年的作品（中短篇小说）；二、题材多关于都市。后者，都市小说一直是当代小说创作的薄弱区，固然作为农业大国的乡村叙事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产量高峰可以理解，不过体现中国现代性和快速发展的都市生活语境和精神变迁的好作品确实挺少的，这是我们对精神世界普遍关怀落后的表现之一，我个人希望能够从女作家的创获中使大家看到我们目下都市小说的一个刻度。

这一组选本的出版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同仁曹洁、柳明晔女士的督促和支持，感谢所有答应她们作品入书的优秀的中国女作家们——当然，我知道搜选在此的70后、80后女作家的中短篇还有许多问题。她们的迷茫和她们的谦谨同在。

现在，自由的阅读和评论权交给您了，每一个捧之在手的读者！

2011年7月28日于杭州桂苑

目 录

苏德

- 1 没有如果的事 中篇小说

周嘉宁

- 64 稀薄 短篇小说

苏瓷瓷

- 76 伴娘 中篇小说

马小淘

- 115 春夕 中篇小说

张悦然

- 161 怪阿姨 短篇小说

- 177 好事近 短篇小说

笛安

- 212 怀念小龙女 中篇小说

- 290 宇宙 短篇小说

文珍

- 303 气味之城 短篇小说

王甜

- 329 昔我往矣 短篇小说

七堇年

- 350 书信 短篇小说

- 355 蓝颜 短篇小说

苏
德

1981年生。14岁发表作品，2001年于《萌芽》发表小说处女作《我是蓝色》。已出版长篇小说及作品集《沿着我荒凉的额》、《次马路上我要说故事》、《爱是不能忘记的》、《钢轨上的爱情》、《赎》、《离》、《毕业后 结婚前》、《没有如果的事》。

没有如果的事

【中篇小说】

—

天有些味了。汐清侧了个身，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她觉得眼眶有些涩，用力地眨了眨，深处的神经又盘结到一起，还闻得到酒精散发后的气味。鲁为均的小狗鲁卡撅了屁股钻进窗帘，拉开一大条光线，哗——好像什么东西散了一地。这声响惊醒了鲁为均，他迷迷糊糊地转过头来，却被七点钟的阳光刺了个正着，可原来除了阳光，什么东西都没有散落。透过玻璃窗，汐清在鲁卡的屁股上方看见一只

麻雀，它胖得很，还在勤奋地一路跳啄着，非常欢快的样子。麻雀是汐清最喜见的，但得三五成群的，方不觉凄凉，所以这孤单的一只，再欢快，也让她不由觉得冬天真的要到了。鲁为均从身后伸出一只手来，用力一拽，将她整个满怀裹得牢实。想什么呢，又发呆。鲁为均问。他再挪一下身子，沉沉地扑跃了上来。

汐清觉得面目四周起了一圈尘，绕着笔直的阳光散得纷纷扬扬。她嗅到了鲁为均嘴里的酒气，是皮艾蒙特红酒，昨晚她自己带来的，电视机柜边还残着小半瓶，仔细看，地毯上也滴落了些。于是应一下景，答道，在想冬天里能喝点红酒真好。最近鲁为均将头发烫卷了，蓬蓬松松的，和青胡茬搭配在一起，很衬这个人。一些人打扮好了，便会很像这个人，打扮得不好，就不像了，反倒成了别人。汐清伸手去碰鲁为均的下嘴唇，干裂的口子被红酒浸成绛色。真好看，她心想。

是觉得喝完红酒后能做的事儿好吧？鲁为均收了下眼角，嘴唇穿过汐清的手指，伏下整颗脑袋，用力地开始亲吮，身体还是滚烫的。可就只因为这一句话，汐清忽就觉得不耐烦了，她伸手利索地拍开他的脑袋，说，我要洗澡了。然后像翻开一具尸体般，卸掉身体上的这个男人，径自往浴室走去。心想，鲁为均就是这样的，说什么从不绕弯，而这不绕弯里常常还带了点粗俗的戏谑。但汐清恰恰相反，那和情爱有关的，她喜欢掩着遮着藏着，说一句话还留有三分别的意思，容下点猜想的愉快。在这一点上，她觉得自己心底里，还是喜欢夏征多一点。

夏征坐在曼哈顿的一间沿街咖啡馆里，点了杯双倍奶油的拿铁，他靠着窗坐，约的人还没有来，于是取出笔记本电脑，想重新挑选一下油画的照片。最低不能少于三万美金！耳边又响起了王耀的声音。这次他来纽约和几个中青年画家一起开联展，中方的策展人便是王

耀。今天，有个在美国的意大利收藏家想约夏征看一下作品，也许还要收几幅。作为代理人，王耀本该陪同着一起来，可偏偏又恰巧有个中国参赞约他私聚。临分开前，他特地叮嘱了夏征，其实只是叮嘱一个数字，也是一条线，这条线再往下，就掉价了，对不住以前买你画的人。嗯，三万美金。夏征怔怔地想。从大学到大学毕业，从做大学老师到进广告公司做艺术总监，从总监到现在的职业画家，夏征觉得自己这十几年好像就是一条又一条的线，他越过了这条线，就前进一点，前进一点，又自然地划出了另一条线。总之，线就是一个价码，价码越垒越高，当然，画也越画越少。最初的时候，他想画，但王耀不让，说画多了，不稀罕，出名后市场上全是你的画，这价格抬不上；到后来，他想画，又有点力不从心了。原本以为开头收敛点，才能来日方长，却没料想所谓才华和灵感，是润湿了的种子，撒进地里这年不发芽，便生生地烂了，也败了土壤。有时候想到这些，他会萌生责怪王耀的意思，但转念想想，这些年自己的画从几百元人民币到如今的几万美金，一大半功劳还是王耀的。是呵，这画虽是他夏征画的，可没有王耀，夏征这个名字又算得上什么呢？

因为画画的感觉少了，这一两年里夏征的怨气也重了，他开始有了叹气的习惯，叼一只烟斗坐在藤椅上两眼空洞地叹气。他也不知道这叹气声是什么意思，只是胸口总堵得慌，唉。可汐清就是不喜欢这叹气声，一听便要发脾气，有的时候，他们只因为一句叹气声便就闹得不欢而散。汐清说别人的叹气声里有哀怨，可你的怎么就如此丧气？一声一声地折腾得人心烦！这一两年，她的脾气好像也变坏了，这一变，夏征娶她的心思暂时又搁了浅。细细算来，他们已经同居了十年，十年前，差不多也是快入冬的时候，汐清在背包里藏了一瓶红酒，怯怯地敲开了他宿舍的门。

夏征打开面前的笔记本，并没有去整理图片，他看见桌面上

skype 的图标，忽然很想用它和汐清通电话，可尝试着拨了很久，都没有应答。来纽约已经一个星期了，刚开始时忙着布展，倒时差，日子是白驹过隙，等到画展开幕后，又忙着接受一些采访，直到今天终于有了这么半天的空闲，他才发现自己一个电话都没有打回去过，而汐清，竟也一个电话都没有拨来过。他看了看时间，那边应该是早晨七点，今天是周六，哦，可能汐清还在睡觉，临期末了，选修课的作业应该陆续交了上来，她每次看作业都很认真。

从鲁为均家回来，汐清又洗了一次澡，她把衣服丢进洗衣机里，加了消毒液，头发洗了两遍。家里的热水器已经用了很多年，水管有些老化，水忽冷忽热，可她每打一个寒战的时候，又会非常想念鲁为均滚烫的身体。他们做爱时，鲁为均的那些吻就好像花洒里泻出来的水珠子，蹦落到每一寸肌肤上，有些痒，却很贴人心意。可水珠子，终究还是要擦干的，不擦干，这么贸然走出去，会感冒。汐清用一块浴巾包裹住头发，穿了浴袍，走去书桌前想给房东打电话，热水器和水管都该换了，她看见电脑上 skype 显示的未接电话，是夏征。于是一边蓬蓬地擦头发，一边尝试着回拨，屏幕上蒙了一层雾。系统显示，对方不在线。她又看了看右下角的日期：11 月 11 日。哦，单身节。

十年前，在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什么是单身节的时候，汐清就已经假借着青涩情怀开始感伤起孑然的孤单。那时候的她还在读书呢，才二十岁带了些零头，看见喜欢的人，脸上还有些怯怯的羞红。十年前的单身节，她把自己和一瓶红酒一起送到了夏征面前。可夏征这样的男人，应该早就记不得这个日子了吧，他对数字一直都很迟钝。

汐清褪掉浴袍，对着镜子开始抹乳液，她很喜欢借着镜子审视自己，头发、脸、脖颈、肩胛、乳房、腰臀、腿……她的头发又长长了，原来已经这么长，如果不是伍佐的那首诗提醒了自己，她还只记

得自己头发到耳际的模样。乳液是杏仁味的，有些苦，汐清觉得这气味很像夏征，弥漫地，涂抹在皮肤上，却又很快可以被吸收，而如果觉得它凉，靠自己的双手反复搓几下，就又暖了。所以乳液和水不同，水最后还是会蒸发，且不是带走身体里的热气就是留下点水垢什么的，有伤；而乳液，虽是侵入的却无害。镜子里的汐清长得算不上美艳，却很贤，贤妻良母的“贤”。如果问一百个男人，应该会有九十九个说她这样的女人娶到家里很放心，得体乖巧又懂事，决不会有什么出格的红杏事。

但鲁为均，是那第一百个男人。

鲁卡四岁多了，是一条去了势的约克夏公狗。它是鲁为均前任女友卡卡留下的“遗物”。卡卡现在美国，读完了两年的进修课程后，在纽约谋得一份总经理助理的职位，也过上了曼哈顿上班女郎的生活。至于艺术，她告诉鲁为均，还是先靠边休息一下吧。

卡卡是汐清的大学室友，当年，鲁为均疯狂追求汐清的时候，她看在眼里，还帮助鲁为均传了好几次情书和素描。可汐清在感情上似乎始终都是似是而非的，对鲁为均那些炽热举动收在怀里，却又不露声色。鲁为均和卡卡同在美术系，他非说自己遇到汐清前，已经见过她很多次，但那都是在梦里！还煞有介事地翻出一些素描来给卡卡看。果然，素描画里的，都是汐清，只一张脸，正面的，侧面的，低头的，仰首的，等等，各种角度皆有，落款时间确也是在他第一次见到汐清之前。

可这该不是你胡编的吧？卡卡斜瞟了鲁为均一眼，将信将疑。

我发誓！

那时候的鲁为均还是一个光头打扮，竖起三根手指，很郑重地贴着太阳穴，一脸好笑的诚恳。后来卡卡回忆，自己大概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有点喜欢这个男孩。而她也愿意相信他的话。即便汐清对此不相

信，也不以为然。

现在，鲁为均每次看到鲁卡的时候，都会想起卡卡，他终于知道这个姑娘的厉害了，如果留下的是个私人物件之类的，那收起来或者丢掉都可以，可这偏偏是一条生命！但又和那些离婚后留下的小孩不同，因为它并不需要很多的关心与责任。

卡卡知道如果对鲁为均索求的关心多了，他一定会生厌，不耐烦，而如果半点都不要，他又会觉得自已没了丝毫的价值感。更重要的是，鲁为均常常会觉得寂寞，这时候鲁卡就成为他忠实的陪伴。

所以有的时候，鲁为均会觉得，卡卡才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汐清走后，鲁为均又睡了一觉，鲁卡很乖地盘在他脚跟也眯了一小会儿。过去，他常会梦到汐清，但奇怪的是，自从他们三年前做爱后，他的梦里再也没有出现过汐清，反而是卡卡，一次，两次，三次，笑吟吟地入梦。现在，他和卡卡偶尔用 skype 打电话，也常会用它来电话做爱。鲁为均觉得，这是卡卡频繁光顾自己梦境的主要原因。

这三年汐清每次来找鲁为均的时候，都会带一支意大利红酒，她也只喜欢喝意大利皮艾蒙特区的红酒。有一年，夏征受邀去意大利办画展。汐清办了助理签证，画展结束后还硬拉着夏征一起绕道去了皮艾蒙特，带回不少绝品的好酒。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何会对红酒产生那样的迷恋，但当站在山坡上，望着无边无际的葡萄园时，她流泪了。那是一片红色海，汹涌，腥辣，扑面而来。

接连拨了几次冗长的 skype 后，夏征要等的人到了。是个七十岁上下的西方人，英文并不怎么好，所以贴身带了个年轻的东方女人做翻译。夏征觉得这个女翻译很眼熟，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哪里来的眼缘。他有些迷糊，等到面前的人都落座了，才发现自己竟连图片都没有挑好，不禁一阵忙乱，赶紧断了网，关掉 skype，草草进入一个资

料文件夹，随手拖了几张图片出来。

整个会面都很顺利。老头名叫迪诺法布，来自意大利著名的手工皮鞋制造商家族，因为喜好收藏艺术品，自己在纽约开了间创意咨询公司，沿袭了家族对美和财富良好的嗅觉和操控力。而那个东方女人是他的助理，中国人，按照她翻译迪诺法布的话来说，就在未来的这一两年，老头子觉得是时候该把金钱输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了。

沿着第六大街往回走的时候，夏征满脑子都还是刚才那个女人的样子。说实话，他并不怎么关心迪诺法布的言谈，大概这几年早就习惯了“躲”在王耀身后点头示好，或者偶尔插几句感兴趣话题的方式，他并不懂得如何直接与艺术商们接洽。

记忆里，夏征在努力搜索肖像去和那个女人重叠，笔笔直的黑头发，齐刘海，皮肤有点黑，是细眉，下面藏着双狐媚的眼，她穿了件海蓝色V领毛衣，露出小半个胸，也是浅褐色的，再下面呢？夏征没好意思多看。但女人的手很瘦，左手腕上有一道清晰的旧伤口，看起来很深。她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势，在面前来回比画，又带了放肆的笑声。那笑声，也很耳熟。

天色完全暗下来，第六大道上摊棚区里的巴西商贩早已陆续就位，他们很少吆喝，只默默地守在铺子边，或者三两坐成一排交谈，身后的摩天楼在灯光下像一张巨大的海报，秋风一吹，光影动了动，一切看上去都很迷离。这是夏征第二次来美国，上一次还是在十年前，他跟着学校交流访问团一起来听演讲，当时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化的西方动力”。这么一晃，就是十年。

二

文艺心理学下课的时候，汐清在文史楼的走廊上终于看清楚了那个美术系叫鲁为均的学生。他剃了个光头，穿一件花毛衣，一条黑色

薄绒运动裤，一双脏到发灰的白球鞋。汐清并没有立定仔细看，只是用余光一扫，便打量了全部。鲁为均也并不是来找她的，他只是故意来让她看见的，腋下还夹着一块写生板，穿过文史楼的走廊，往画室走去。

卡卡已经不止一次将鲁为均的那些素描转给汐清，她粗粗看一眼，收到床铺下的整理箱内就再也不说什么了。这是进大学的第二年，汐清的耳垂上开始有了小粒的仿珍珠耳环，齐到耳际的童花头，让她看起来像一名三十年代的女校学生。她的老家在广东番禺，和当年那个“许小鬼”挨得很近，从上中学起，她便看熟了《两地书》，有时候怀揣在被窝里，想起那些一板一眼字句背后汹涌的波动之情，心就直发慌，有些烫，不知与谁说好。本来汐清是可以和比她大五岁的姐姐渚清说的，可渚清读到初中毕业肚子就被人搞大了，嫁了人，到今天已经是九岁男孩的母亲，也不上班，就成天坐在自家的大院子里晒太阳，给儿子和男人打毛衣。在汐清看来，这样的渚清离自己太远，她再也不是小时候那个可以和自己抢被窝挠痒痒说点悄悄话的姐姐了。

汐清从老家出来念书的时候，渚清带着儿子也去了火车站，隔着窗玻璃，汐清对着渚清哈了一口气，那是她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真要走了，她心里还是舍不得渚清。可渚清似乎没注意到，因为儿子突然挣脱她的手往车厢后面跑了，边跑边大声嬉笑，她只有忙不迭地追过去。汐清望着这背影，觉得姐姐胖了，腰上也有了赘肉，大热天的，裹在一条不合身也不合时宜的深褐色长袖裙里，头发新烫好，像一朵刚开的菊。她一恍惚，在不远的地方，又看到另一个渚清，那还是她初中三年级春天时的模样，一大把的马尾辫，个子很高，身材饱满却很紧实，穿一条浅蓝色的无袖连衣裙，手里执了把伞，像在等汐清放学一起回家。那时候家里因为拮据，只有一把可以撑出去的伞给

孩子用，于是只要逢下雨天，渚清都会先送汐清上学，再来接她回家。可现在，境遇不同了，渚清嫁了伍岳——一家私营红酒厂的厂主，因为攀了伍家这门亲，她们家如今在番禺也算得上是小康了。只是汐清觉得，当什么都可以有了的时候，渚清却不在了。

汽笛鸣第一声时，汐清别过脸去，不看父母，不看姐姐，心里突然很难受，这种难受顺着喉管一直向上涌，她觉得脸也有些麻木，表情定是很难看的。可就在这个时候，窗玻璃“笃笃笃”急促地响了三下，是渚清，她的额头已经沁出了汗珠子，脸蛋也红扑扑的，调皮儿子的手腕抓牢在手心里，她冲汐清笑了一下，露出颗调皮的虎牙，凑近玻璃窗也哈了口气。就这样，原本还踌躇在汐清喉咙口的难受，顷刻间冲上鼻腔和视网膜，她咧开嘴哭了，哭得很伤心。而渚清却笑了，笑得很自然又很温婉，她立定住，拍了拍儿子的脑袋，像是在安慰汐清，乖，别哭。

一路上，汐清都觉得眼里有泪，黏稠的，像是被渚清哈了口气，怎么都抹不掉。

汐清对鲁为均的态度，卡卡一直都在心里暗暗地恼火。她本并不是那么喜欢鲁为均的，只是觉得你汐清这样算什么，是或者非，总该有个态度吧。素描一张一张收了，人也不止一次看过了，好不好呢，就是没一个说法。日子一天天过去，鲁为均又总找借口请卡卡吃饭，聊天和自习，他和她倒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其实，鲁为均只是想从卡卡那儿打探点汐清的心思，可卡卡哪来的小道消息，被问得不耐烦了，脾气上来，转脸就走人，而鲁为均也真会像做错事的孩子那样，紧步跟在身后求饶。一来二去，他们倒成了别人眼里的一对。

在卡卡心里，住在一屋，有时还同进同出的汐清，就像一潭阴冷的池水，她把自己包得再好。一次，卡卡答应鲁为均劝说汐清去听一堂他们美术系的艺术史公开课，以便他能借此机会真正地和汐清说上